泰西新史攬要

第一部 天主教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二十二

英國馬懇西原本　李提摩太譯

教皇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倫敦九達之道往者來者皆有匆忙之狀乃往往有私街僻巷步步引人入勝既入矣相距數武忽見古屋巍然溯其經營締造之始杳不知其幾百年也佇立而瞻望之儼然太古之風去今不遠自顧塵容俗貌何以克到消閒世界邈隔往來車馬之聲如畫如詩而與我安步當車之倫判然不相關也○試求歐洲百年以內新事之人皆在倫敦之通衢廣陌間奔馳況瘁講求教化皇之舊事者則憩息於曲巷老屋之中一動一靜相去天淵矣夫此百年中成就驚天動地之事製造新式機器不計其數訂立救人之良法沙汰治國之大弊化導萬民之新學

以一切與義設教之三德要道俾諸人無不脫離苦海皆在風塵僕僕者心目之中亦即在彼人二十餘卷書中及至風翻書葉忽漏至七八百年前東邊之地凡祖宗之所道祖宗之所學與夫祖宗之所求類皆如在目前蓋別換一番境界矣彼不許求新者恒以天必重刑之說愓新法故百年之內智士所共稱爲遠邁古初者入此室處但聞似有一人大聲疾呼苦口力辨曰此皆害人不淺之事宜乎咒之詛之不宜稱頌之而讚美之也噫爲此說者伊何人乎蓋即天主教之領袖奉教之二百兆男女尊之爲教皇者也

此百年中之九十餘年前教皇爲叉拿坡崙之毒害實非淺鮮當時法蘭西初立民主之國驟聞於羅馬教(即天主教也)中人即視之爲不解之讐而民主之國則以羅馬教與無權無勢之諸君相聯爲一體以壓民主之

勢微亦視教皇爲不解之讎教皇有憂之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嘉慶元年正
欲與諸耳曼諸國相聯絡以不利於拿坡侖忽破其機關頓忘教皇爲
大教之主乘夜出師直抵羅馬但拿坡侖所轄之民不過二三十兆致
犯二百老人權威之皇帝實屬一身都是愚妄識是之故教皇大怒然
斷不料拿坡侖倒行逆施至於此極故將事全未準備豈能與法皇相
抵惜當不得已忍辱行成及爲城下之盟拿坡侖罰令納錢以作贖幾
及英金一百萬鎊並命佐以歷代珍藏之名畫一百幅教皇皆不敢不
遵法兵始退教皇既羞且憤竊計奧兵之強能與法抗遂渝其盟約率
師會同奧師以攻法而拿坡侖不畏也兩軍既合大敗教兵乘勢進攻
羅馬奪教皇州縣甚多教皇乃大懼求乞和於法皇法皇益重罰之教
皇以無銀受罰不得不售去其至寶極貴之金鋼大寶鑽石滿償罰欵

然法國亡有占篡教皇之位之意拿坡侖更雀躍欲試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嘉慶三年）法兵又入羅馬府羅馬府者教皇之都城也拿坡侖縱兵擄掠不分官民之物幾於搜括無遺教皇時已八十有二歲豈能耐於波之苦拿坡侖不之計亦不計道路之艱難強迫教皇至巴黎不過數日教皇死法人且立羅馬都城為民主之國羅馬固天主教中人千餘年以來奉為聖域者也今乃由盜無德無禮之拿坡侖任意營齕教中人以為此實大不忍之事○數年後拿坡侖正值全盛之日忽似自覺其荒謬一千八百四年（嘉慶九年）將自立為皇帝乃延新教皇畢霞師第七同列於推戴之中而許其手奉帝冕以進於拿坡侖教皇知拿坡侖之威難與爭且故亦樂於從事而天主教中人則大喜曰法皇已知悔矣以故此誼可幾於將來突然而喜心未飲噩耗已來畢霞師第七亦謂

法皇誠心悔罪、機有可乘、因求拿坡崙畧還其舊地、而法皇堅不許、且語之曰、汝旣居教皇之位、但當修身克己、誦經事主而已、求田問舍、且不可、而況乎城邑、教皇意大沮、然猶冀法皇雖不給以地、何不再削其權也、不謂一千八百九年、嘉慶十四年 法兵至羅馬、凡教皇所有之地、全歸法縱、其情慾而毫不知理、至此、教皇不能忍於拿坡崙侵占其地之明日、天甫辨色、即明降諭旨云、凡吾天主教中之善男信女、皆當知拿坡崙係無理之人、吾教待之、當亦如無理之人云云、拿坡崙見之、謂教皇膽大妄為、豈可姑容、即派兵入教皇之宮、教皇見法兵至、知必將見殺、惟有束手待斃、然拿坡崙不殺也、惟擒之而歸法國、既拿坡崙久欲隸教皇為藩屬、事事聽命於法、然後教會中人、自然而然、盡為法之黎庶、而奉法皇以為合理也、況其始尚欲自為教皇、只因教會不讓、且不肯公

舉之故、迄不能得乃改而拘教皇至本國、謂似此亦屬大妙教皇既在
巴黎、各國之奉天主教者、皆將視巴黎為大教之都會、遷之要且不但
各國之政令可斷使受成於法、即各國之教務吾亦得而執之也、不知
似此大事、實不易成、法皇雖有此私心、不過付之夢想而已○教皇既
拘於法、其所轄之羅馬諸屬地、卻甘甚獲益、拿坡崙所定之法律、既較教
皇之舊律為公平、且教皇為主之時、民間以殺掠為常事、一入拿坡崙
之管轄、亂民即不敢為非、各地遂皆享安靜之福、其附近羅馬府並下之
地、向本水淹所淹、拿坡崙設法以洩之、遂成沃壤、羅馬府古蹟甚多、昔
年日就剝落、甚至銅駝石馬、堙沒並流榛、無人顧問、拿坡崙則一一重修
之、放逐教士一去、兩事更新、民情大悅、迨教皇重返羅馬、則將舉之廢弛
又如嚴民仍大開○拿坡崙禁絕教皇、幾歷五年之久、後更令居於楚

乔唉勃碌地方一切人等皆不許與之往來即平日在其左右之奉教大臣亦不許彼此相見教皇苦不可言甚至衣服破綻惟獨自以鍼綫縫紉迨拿坡崙從俄國木司寇敗衂大敗而回猛然憶及教皇謂需畧從優待取悅教民否則時異勢殊教民將乘我之衰以圖我可奈何遂命教皇回羅馬教皇知得金雞之[illegible]赦即日治裝乃拿坡崙仍游移不定教皇前行一程即令於此暫住更行一程限令在此居住若干日正不知其是何居心直至一千八百十四年嘉慶十九年各國之師大挫拘禁法皇之日教皇甫去至羅馬府也既而歐洲列國之君議於奧京許以教皇累有之地一律交還教皇○教皇回至羅馬府居民因拿坡崙待之過酷無不代爲憐憫一旦復其故土人咸愛而敬之其治國之制度雖甚不合民亦頗能忍耐不與計較但積之既久漸不能忍受若其辦

之地人乃潛立私會意圖反叛且有乘機竊發者教皇之力不能勝然其所畜之番役如巡捕獄卒者依然竭力嚴查距一千八百三十一年（道光十一年）會黨忽然大亂先起於木待拿地方隨後數日之內徧地皆起有所謂聖彼得堂者教皇築於羅馬府尤尊貴於他禮拜堂號爲聖地者也亂民偏集其堂並聲言教皇治國之權從今日始全行破滅然雖有此說而時尚未至奧兵忽來叛者全散

羅馬府民反叛之前一日舊教皇去世新教皇蓋格利第十六立乃初即位而忽遭大亂眞沒齒不忘之事況蓋格利第十六本不願更改舊規者又有歷代教皇相沿不改之成法重以遭此禍凶遂更不願以救民爲急務歐洲大有聲勢之國知其然也力勸其從新整頓不然恐皇位之不保也俄奧普三國之政治本屬多有弊端乃亦以是勸教皇然則

教皇之惑人更深於俄與奧矣蓋格利第十六習聞各國之語而謬執己見牢不可破謂若易從改革是徇匪人之欲也何以對上帝何以對善人故歷十有五年之久恒與民爭民欲宣其理教皇服以機械手之處日深一日而老教皇則主意已定永不開求新之端

當時教皇所轄之地所治之民受泰西第一等苦況教皇部下之神甫豈不知治國為何物獨望欣賄其任民耕種者但有三分之一民窮財盡不特無業可以營生即有一二可為工價亦過於低賤於是盜賊四起國家不能禁國中雖有報館而教皇不能任主筆者之論理亦不願見人好學及致力於格物又不許人種牛痘貧民以不能謀對之故附千人中之識字者不過一人若有欲創新法欲作新事者皆干禁令謂天既使若輩生於斯世自應安貧以沒世豈可妄求富足其各有生路

注五節碧霞師第九論聖母

之家欲購船從羅馬府過海與各國海口相往來業已訂立合同矣而
教皇堅不許似此種種困民之法皆起於無知之神甫而教皇偏好以
治民之權大約當時羅馬人十戶已派一神甫約束之
蓋格利第十六願民受困之心至死不變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薨
於位碧霞師第九繼之爲教皇雖碧霞師第九之本心頗甚仁厚然其
左右之大神甫皆有成見碧霞師孤掌難鳴說見第十八章論其治國之府已
無太平氣象而於治國之道恒昏昏焉反以論道爲大事其心終不能
忘迷溺不悟深爲可惜至於教皇之民皆以受困過深無人能救又有
結死黨立私會以謀反者碧霞師仍不悛亦不知救而終日與人論聖
母故事考歷來信奉天主教人之論聖母厥有二說一云聖嫲理耶性
本無罪一云有罪而碧霞師第九則曰若以聖嫲理耶爲性本有罪也

者其中之關繫重大尚分遂欲訂立定法免使後人之誤會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竟以此事分頒各國大主教問其意見如何各主教皆深知教皇之心故多隱爲附和者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咸豐四年）教皇遂明降諭旨特地宣明此不關痛癢之事夫教皇既居總主教之職講道是其本分但宜講求關繫民生之大道方爲無忝不料碧霞師第九竟以虛無杳渺之事爲絕大關繫降旨之日羅馬府視爲大典神甫之步行街市者不計其數教皇心益感動旋以尊冕恭上於聖嫄理耶像之首又宣諭曰天主默示於人若謂從初有聖嫄理耶之時本無祖宗傳與之元罪羅自分若有疑此事者必致失其正道教會待之應如異端之屏斥（天主教人歷來皆有原罪之說惟聖母無罪之事又有二說焉一說耶穌降生時無罪一說從初有嫄理耶之胎即已無罪教皇則從前一說）關緊重大之事既定以後十年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臘八日教

皇頁降旨細述其事以教導其民而先爲偶語云聖嫏理耶者我衆人之慈母也滅天下之異端與天下之正道故教會大尊敬之後又搜集異端八十條而著咒之曰凡爲此八十異端者必受天災其論異端之二十七條謂有人言上帝 普徧於萬物如人魂普徧於百體又云講理者但恃人見不求天見又云不講教務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又有十事係論夫婦之婚配又有二十事論人世之誤待教會其餘則皆論治國之誤教皇曰治國之謬之尤可惡者世人皆妄議教皇宜不禁人之求新又宜使民多獲平安之益又宜新創裨益於民諸法又有謂教中之事當任令民人擇善而從且任令各報館辨論治術無害於風俗云云凡若此者與上文所云皆天下之毒氣也流毒無窮可惡實甚篇末更力言凡執此說者上天重罰之加實屬罪有應得味其語氣恍若咬牙

切齒新創裁鐵絶說詆人爲不共戴天之仇殺又痛詆列邦其曾教聖經分贈於人之各善會又謂不從天主教之一切人妄瀆天恩皆天可隘災人可鄙邦之羅瑪教皇之所妄想者殆謂叛我即叛天矣○西人於此百年中漸觀久之無不求新獨羅馬府則凡事阻遏又近數五十年之內歐西人等大抵其識見之增長又爲亘古之所未有若民上下之間凡事皆不特據而論理亦從來之所未有又創機巧之新法漸機以大盛於普法所見各國之人皆日有欣欣向榮之勢然獨此等事以而天主教人則一啟口開端即已痛斥並不遺餘力欲人皆謂從古以來未有如此益民之事天主教則謂從古以來未有如此害人之事我教必欲永與此等事爲仇所謂天主教祇以昔年舊俗爲是而輕新學不知天道循乎而必變人事安能十世而不渝況斯法之流傳者寶

已遠超往代哉乃天主教反斥之爲背謬力禁求新故昔年業已如此者今仍宜不過如此然而不進則退世事如逆水行舟豈可刻舟求劍天主教既與百年來新學爲大仇百年來救人利人之法爲大背其從天主教者自恪遵教皇之訓不敢違背羅馬之衰不問可知且不但此也自此數年之後各國天主教之分主教共定一謬說於是天下第一謬人謬論爲國教事乃皆謂其萬無一謬彌可笑已○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教皇之受苦甚天下無有再深於是者羅馬府所屬各地之外意大利國全地皆已合而爲一皆許其民執禮以陳國家即設法以救之猶有教皇之治羅馬府惟恃其權勢絕不許人妄置一詞民既各受大辱與京之甚昔年法國屯兵於羅馬以保護教皇若此時法人下旗而回教皇見法兵既去所恃以爲護衛者從本同之民因云我等衛此遊食者從不可思議羅馬府人又叛其大辯

甫而在教皇御營之下置火藥而轟之嘉禮巴地將軍天主教所稱之意大利第一惡鬼者也教皇之兵悉遭喪敗於其手從前與國之學塾俱由天主教管理至此則不使再管而又准各報館指陳治理其非天主教中人亦許四出傳教無得攔阻教皇見此各情形歎息痛恨誓不與之兩立而且譏大利欲取教皇之故都仍如古制作爲意大利都城教皇乃又痛論云今有曰鬼與伺候其左右之小魔鬼并魔鬼之諸魔兒紛紛雜沓來攻我等之天道來攻朕躬來攻彼得之聖位天下豈有此理乎然教皇仍不以治國爲急也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教皇赴召教會諸神甫共至羅馬會商覓策其大旨謂今有一種壞風氣日大一日欲亂人心欲亂大教我等不得不聚商治之之法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同治八年臘八日大小神甫八百人羣聚於羅馬府大

半皆天主教之主教幷大主教遂爲天主教萬國大會之第二十次而羅馬教轄地之廣即可於是會之人驗之有苦心緩步遍亞細亞洲之沙漠而來者有乘坐迅疾輪船過大西洋而來者皆如歷年遠戍精兵回國勸主者也及見巴比倫大主教則使人追想萬類之祖從亞洲之中土各分東西而去之故事又思東土亘古不肯更變之情形見美國之芝嘉皐主教則使人憶及新半地球几事無不大新且猶恨不速之意見英國大主教聞其語人曰倫敦人不肯奉天主教故夫倫敦一城者魔鬼之爵位也又有多人本傳天主教於回教所掌之地者在其本地恐回教之官不喊不敢多言一至羅馬府得與各國同教之人任意閒談即覺安適之至是以若輩先至教皇前益矢恭敬之心爵教皇爲天主教之領袖其中又有大主教之掌救主耶穌聖士即一千八百年嘉慶

五年前約翰所管之地者統計與於其會者多至三十國之人而法蘭西奧斯馬加日斯巴尼亞之人亦與其列又有南美洲諸國之常不能相安者亦有人至羅馬府皆欲力制執理求益之人以救此間受新法整頓舊法之害按教皇徧召諸隨基督教之大教師聚集議事此一千八百餘年中不過二十次此次基督教人既集但尚有畧不同心者如希臘大主教即東教其人云召會若盡無所用之遂不顧教皇之體統繳還教皇檄召之原文又有俄羅斯皇不許波蘭國文教赴羅馬大會普魯士主教則婉辭不至英國則謂世間之事重大於此者不知凡幾似此瑣事付之不問巴華連國更欲各國設法以阻羅馬使不能成此會皆不同心者也至此會之秉請基督希臘教者亦大同也○大公會場即設於羅馬府之聖彼得堂是年十二月初八日教皇身穿白衣盡因

是日爲頒發聖嬤理耶無罪聖旨之大節日也（此旨降於一千八百七十四年）頭戴金冕則因此會而製者也、既入會堂、即登寶座、各主教亦穿白衣（按西例以白色爲吉服）皆趨而入、但見穿白之主教如雁行之整、如蛇陣之長、然後一一至教皇前鞠躬下跪、而各以口㗇其膝蓋、禮畢、教皇恭求天福降於各主教者三次、然後宣諭天主教之諸大苦惱、惟望諸卿同心合力、以遏逆氛第二十次大會之意、教皇已明白宣示、於是諸人先後獻議以救教會與教民所受之苦溺、教皇降旨徧召諸人之日、距此會期中更數月、已有人竭力講求無數救之之法、其他姑置弗論、漸有人議及教皇所定之法、萬不能有差謬、天主教中人俱當謹遵此一人之寶訓、尊而信之、今世道既多大害、我等宜訂定章程、奉教皇之諭爲天語、餘事自悉就範、因云云、大衆多鼓掌稱善、曰今日之事莫大於此、亦莫善於此、尺調、

今世之人紛紛議論無一尊信之事、欲治其病、當得一至尊之人、宜示眞言、然後可平安無事、況世人之大病已歷數百年矣、苟能同定善章以教皇爲代天宣化之人、萬無錯謬、庶幾百病消除也○然而此亦非新立之法也、自有天主教以來往往皆書此心、天主教既名大於他教、天主教之主教即謂世上之權勢、惟我教皇爲最尊、故萬事無不統攝、後又有人言教皇不但至尊、亦不但統攝萬事已也、教皇既屬替天行道之人、作事萬無一錯、是以當中國元明之世、天主教著書立說、往往有此命意、而且年深一年、當中國明代之際、教皇雖大無道、而天主教中人仍多執教皇萬不致誤之說、於是歐羅巴北半洲人全不信服、而別立一復元教、以冀復救化之元、（復元教在中國名曰耶穌教）歐北人既盡不服無理之論、然後稱道教皇之無誤者日漸見少、然耶穌教中人言人人皆當

論理、天主教中人言、惟有權者可論理、餘人不明理、何敢論理、且不明理之人識見不到、亦不能評理、上之人定之、彼即宜聽之而已、職此之故天主教別立一新會、名曰耶穌會此非耶穌教也實與耶穌教正相反之會其大旨但欲使天主教中之有權勢者洞悉諸事其無權勢者但隨其號令、已畢乃事當立會之時、天主教中人亦半以為不謬自應照此辦理、不知其中有大謬不然者、欲民之但服大金不論理也後數百年執權更重、淩虐而至於末造、遂完教皇萬不能有錯謬之一說、天主教歷數百年之久恒有兩黨人相爭一黨言教皇不能有錯謬也一黨言非教皇不能有錯謬也權既得其位即不謬矣○歐洲百年之內、各國整頓庶政、有日新又新之象、馴至教皇之地亦將漸次整頓而來、其變遷為至大、是以天主教不能不再議此事、況天主教既見其所屬之地、遭人侵奪、又見歐洲各國之人、論理者多、聽教皇有權勢之空言者少、教皇益不得不再三

申論曰，所有天賜之權而凡當時之求教皇說理者即答曰教皇斷不錯謬○大會既集爲時未甚久也而蓄意救天主教累代之苦必須定一章程謂教皇爲萬無一錯者十人而八九似此憑權藉勢宋喙雷鳴之氣象爲泰西諸國從來所未見會中八九分人既已同心彼一二分人豈敢與辨英國固信從耶穌教者也其大主教慢凝昔日本信耶穌教後改而歸天主教其講論權勢之要尤切於教皇謂我教宜懸爲定例教皇必無錯誤法國固深信天主教者也其士教反謂爲不可大奇○大會既集當辨之事甚多會中乃分爲四大端一曰道一曰戒一曰東土之事一曰天主教各會此四大端中又細分爲無數小端在會之大小各神甫逐一議論甚至衣冠之細故初學問答之末節主教管神甫之權教皇管主教之權諸如此不勝枚舉故講論歷五閱月之久

中有畧明事理之數主教知此事之不妥或有問以大會何時可畢者則笑而答之曰余亦未知大會之何日可開也至此數月中以多論細微曲折之故教皇不能有錯謬一節殆至無人提及然人人心中皆已緣存此想故在會堂之外常時之所議論者多重視此法之人爰百計以冀此事之成但人人亦皆知此章一定關繫甚大如其眞能救世則如天之福也萬一有不能救世之處教會之權勢恐將由此而全敗所以皆不敢遽定然關繫之大至此以爲可以爲否之兩黨人心日急一日彼以爲可之黨遂曰倘使宣布章程之際有人敢不服此道者會中人議定宜共視之爲叛逆巳可駭詫且此會之規矩本甚秩然一日忽爲大亂不得不急召堂外守護之兵入內彈壓及究其故則緣會中雖地方之主教係突厥国所轄在教皇前行禮不如律教皇命捕役拘之

主教不服衆皆謂爲大削色不料又有一事較前事尤失體統駐紮意大利國之奥厥公使素信回教是時在福祿廉司海口忽聞其國中天主教之主教受教皇之欺公使即飛馳至羅馬入室保護不令受欺實爲可笑可歎○邇之日久似此乱事皆已平定會中人皆祇懸教皇必不致誤之一大事於心目間其在教皇位下之教士早設贊成大事之法教皇亦自明言欲成此大事又言能定此事之人即應得福之人又言若謂此事爲不可定者其自尚糊塗也求上天開導以使之明若此謬說不但在礼拜堂礼拜時各自以爲是即在街坊步行之際亦共喃喃呐呐若爲提醒民心也者惟總督會事之人心殊不安因而凡事過於愁慮又惟恐其不成設法以務期其成遇有不服此法者即照教中常例必欲求天降災於其身既而查知會中有畧明事理之主教心尚不

肯悅服即不敢求天降災、但由會中掌權之人強勸集於羅馬之諸神甫各以教皇不誤之法爲是而畫諾於定章俾得早懸爲成例況有權之人既設各種巧法衆人即漸次信從矣〇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五月廿三日法國布華鐵地方之主教開講教皇斷不有錯之事亟懸以爲定例千言萬語尊崇教皇之心見於辭色其大旨則曰聖彼得比聖保羅更可尊重意在揚天主教、抑耶穌教也伊想天主教以彼得爲教主又想耶穌教以保羅爲教士則必有崇論宏議、以服人心者、不料布華鐵主教但以兩人之死判重輕謂彼得保羅雖皆被害惟保羅則被斬首、上天之重視彼得實可知矣其時在旁所講之名主教初不以此語爲無理蓋尊崇彼得者有素故雖謬而仍覺其是也〇自此以後、大會中專講教皇不誤一節、其不服此例者一二百人然僅居其一小半、自知難與衆抗然而竭力剴勸、

請不必定為常例并言天主教中必有不服此例之人恐即為不服吾教之漸又有美國主教謂美本准人說理之國今定此章則美國人之信天主教者心必不喜吾教本欲勸耶穌教中人同歸天主教而不易得者也若更定此為常例恐更無指望矣美國而省濺法那地方主教更慷慨而言曰定此章者犯瀰天大罪者也一語未終會中大半之人皆怒氣勃發遂止至聲請講論此事之人亦甚多會例凡欲有所陳請者必先開列姓名一日發名者七十人皆謂欲有辯論又有一日發名者八十人後更多至一百八人惟雖許其依次講論然一人祇許二十分鐘之頃其時已滿無論其所陳之畢否小鐘一鳴即行閉口結舌而退通計講論此事歷半月有餘之久衆心無不惶惶至六月初三日會中大衆議令從今日始不必再講但請在會各人或說可定或說不可

定以從違之多寡爲取舍、斯可定與不可定之數一目瞭然、如以爲可定則此後但論行此常例之法、斯已矣、何必多託空言、致紛心志哉○內有數主教、見大會不准人執不服之說以講理、是則專以權勢定是非也、心大以爲不然、卽束裝與辭而歸、是時不服者尙約有一百三十人、按照舊規欲定一常例、應各志同道合方爲正辦、今不服者多至百餘人、教皇心殊不安、於是籠絡鼓動勸導誘掖諸法幾於無一不行、亦無一不窮焉、理內綵大主教直云、似此大會不可再延時日、教皇旣設百法以化之、而猶不服、則是冥頑不靈、無所用其愛惜、直卽求天降災於其身耳、傳聞英國天主教大主教慢疑亦主此說、祗以不顧照辦者居其大半、會中恐激而橫決、事終不成、始寢此矣、降災之議○桀室道訊、虛糜光景、轉瞬已及半年、無日不議教皇崇不致誤之事、而事仍未

定及交七月土潤溽暑河道中癖氣四起依然不能定局既而寒暑表升至一百十五度亦倘不肯中止與會之各主教本皆年老之人況有來自北方苦寒之地者豈能耐此炎蒸往往纏綿牀蓐甚至緣此而竟不起實屬苦不可言七月初三日不服教皇不謬諸人即求教皇散此大會必欲定教皇萬不有誤之例請俟他年再設大會時重新商酌而教皇不許於是心不悅服之各主教雖明知其必定以爲常例而始終力言其不可亦不言去○自此以後其以爲可者各在逆旅中私定主見俟再到大禮拜堂會議時不必再有所議論但照所欲定者而定之而已七月十八日又屆入堂聚會之期赴會者五百三十五人其以爲不合者皆不至既開會衆人即欲頒行定例惟意大利一教師與國鴉欣沙省一主教仍然不可也說及經會士檢點可否人數之際天大雷

罷以風意美二主教苦口力言天怒至此曷其奈何不改而五百餘人則衆口一詞云昔年我教祖摩西定十戒於西乃山天亦大雷雨與此時正相吻合是天助我成功也遂定教皇永不有誤之成例教皇以衆人心悅誠服尊之以聖人郎致數語於大會以答美意而禮拜堂門外男女諸修士等聞此例已定歡樂之聲與雷聲相互答至夕教會諸公所懸燈結綵以慶成例又有酷信天主教之民人亦相間懸鐙者數處至其餘羅馬城中人俱視爲無足重輕不屑過問而內有主教六十三人聯名奏稱大會所辦之事臣等以爲大不合及至翌日天主教之新聞紙大書特書曰似此成例係俯順同心之大衆是以定之至其中之不服者不過二人耳○常例既定教皇從此不能有誤旋降旨曉諭教民又照舊例求天降災於人世不服此例之人所應受天災者約分四

等一凡不認彼得爲十二徒之首及全教會之首者、應受天災一凡不認彼得之後歷代承彼得之真傳亦爲教會之首、即歷代爲天主教皇者、應受天災、一凡不認教皇有管理萬國教會之權、且教皇不但掌大道且掌各務、及各種權勢者、應受天災、一凡不認教皇所定之事務尚無錯謬者、應受天災、然畢不必先與教會商議然後始得無錯也噫呼嗚、似此皆餘年迨之五百老人互商數閱月之久、乃推崇其中明明有錯之一老、而視爲萬無錯謬、局外之人觀之、一似涉於兒戲也者、而不知關繫之大、不可言喻、豈非兒戲之比也、且若謂立此爲常例之意、實以百年來各國維新黨爲大不合、故不得不申明此例、更不得不創從古以來未有一據權之人敢於直任不辭之成例、是故教皇示其大與京之權勢、即係顯明其求與各新政爲仇之意、而況既有天主教之二百兆人悉服此理

關繫尤不得爲輕、

關繫雖曰匪輕、乃教中無一人畧知危懼者、夫教皇用此非常之法以奪人之權勢、此明係天主教衰敗之兆、而教皇不悟也、且諸教王等先見各國之民、漸多不信天主教、謂惟設立此法、或可範圍其心志、故法意兩國天主教人、不服教皇者甚多、法意之主教、遂竭力堅持此議、英國及東方各國信天主教者不多、其四旁之鄰國、亦多不甚信服、此各處之主教、亦遂竭力欲定此爲常例、惟讀書者多、遊歷萬國、能諳各國事務之人、既知鐵路報館之益、忽聞天主教立此成例、更覺不以天主教爲然、其民主國之人民、見教皇但欲以權勢治人、尤覺於理不合、故主教所背之到羅馬府、欲立此成例、以期人之不離天主教者、無可如何、此舉則不知適以害教皇也、昔者教皇權勢最大、能阻各國整頓諸事、

今則不能倪使不與而求天降災以罰之亦極無聊之思矣○惜乎天主教之不愛延命欲敵者偏為國永不能去永不能止世上第一大能之事而不自知其萬萬不能也且教皇道欲與天意爲敵耳豈知天意已定人斷不能阻閒然無論人之能阻與否天必須玉之於成故天主教而與天抗爲無不敗遜而且爲無不大失體統之理從前信從天主教之各國天主教不准其立新學校至是則皆不聽其言而彼此爭立學校人益不能不笑教皇不能有錯之常例謂天主教若不隨運會爲轉移其敗也可立而待也

七月十八日教皇不能有錯之常例已一定不移矣教皇忽接一公文內言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七月十九日法皇特降諭旨已與普國宣戰矣是時羅馬之人皆覺猶無關緊要如以大軍齊游普境者然不料

自此以後疊接擁護危險之勢、日甚一日、教會之長子法皇、成績於昔、歷年爲天主教之大贊助、不使魔鬼及魔鬼之子害教者、今成折贊三公矣、教皇正在徬徨之際、魔鬼之機會已至、意大利派兵至羅馬府、欲占其地、教皇雖無威力以與意敵、而猶執意不讓、意大利軍中不得不發鳴擊礮、遂破城牆而入、意人既入其城、即問羅馬衆民曰、汝等願仍隸教皇宇下乎、抑願隸我意王乎、羅馬衆民萬口同聲曰、願服意大利、羅馬民數於此時願服意大利者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一人、不願者祗有一千五百七人、至今羅馬府人以每年此日務令即記念意大利人救我脫離教皇轄衙之事也意大利王語教皇云、自今日始、若論教務、仍由爾掌、若論治國之事、悉歸予理、與爾不干、意王又撥給國帑幾及英金十五萬鎊、約合華銀六十萬兩、爲教皇之俸祿、又將教皇舊居之發督嵌宮房屋一萬一千間、仍任教皇居住、且舍此之外、尚有教皇應用之各禮拜堂、亦仍給之、又許其與各

國往來遣使儼如舊日之皇位但其所轄之地則無一寸矣至是年十二月時日意皇肥士疾滿月命駕入羅馬府定爲意大利之都城從此教皇之話雖接踵而來教皇自覺萬不能錯而他國不與理會其心已更覺翳悶至天主教之各主教既定教皇不錯爲常例各向其國之後更以熱心妙法使歐洲各國之人皈依萬不能錯之教皇其在普魯士國者亦相率竭力勸導普廷本准天主教人總管學塾事宜不料各神甫借此爲由設法使人改皈天主教夫普廷忍待至此若聾卽不應辜負但若輩心以爲我所服者係爲不得錯之教皇他人則係有錯者也我將何必聽之普相畢士麥見此情形恐釀禍階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一年三月間改定新章從今以後國中學校事宜祗許國家所派之人妥爲經理降而至於幼童之肄業天主教亦不得與聞教皇見普

奪其權、即號普王爲地亞克爵天、地亞克爵天羅馬古皇名、蓋不諳政而言教者也、而日畢士麥
爲好殺之臣、教皇又見新立之德國欲滅併奉天主教之法國、更見德
意志合日耳曼各國而爲一、奉耶穌教王以爲皇、更覩以爲大戚、遂逞
其私見、仍其舊法、永與一切新學爲仇、而在日耳曼之天主教神甫、恐
普謝其過舉、但聯教皇之訓、誹謗普廷、不遺餘力、到處勸人皈依教皇、
以邀天福、○畢士麥於孤立之教皇本無所畏、然念天主教之耶穌會
中人、於近數百年來、常以擾亂人國爲樂事、故是年七月間、又定一律
云、凡在日耳曼境內天主教中耶穌會人、盡行驅逐出境、一千八百七
十三年、(同治十二年) 普國禮部尚書發克又立教化新章云、德廷本有一欲
助與耶穌教教士、並天主教神甫、甫神甫之薪水、既出之於國帑、國家可
以國法治之、相沿至今、名曰發克新章、其新章之節目、無論爲耶穌教

教師爲天主教神甫必先在德國書院讀書至少以三年爲率然後取格致之學者始准其傳教若讀書不成或國律不守即不准其傳教又若有犯國法者即可由官懲罰革去其傳教之職若有犯教規者止許德國大教師或大主教予以懲罰不准他國越俎而謀且大主教大教師懲罰之人必報於官不得擅用私刑又定章以後若有普魯士人不願隨天主教或耶穌教者皆可到官自行陳明一應教務以官所定者爲主○教皇見此新章即謂此傷天害理之尤者也普國妄作妄爲至此而極即降旨徧諭大小教士不必遵守普律若敢私自遵從必受大罰然雖有此旨普人自行照章辦理不准有一違背之人迷於天主教之人皆以爲不合其超於天主教之外者皆謂理當如此○又閱一二年普國又改天主教之章程按天主教規若男女不在天主教堂婚嫁

者不認爲夫婦、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正月、普律云、民間之夫婦、應當官長之前婚姻經官長允許之後教會中人欲在禮拜堂行何禮節悉隨其便國家並不禁止總之夫婦之禮應在公堂定奪不以禮拜堂爲重既而意法與諸國皆以普國之新章爲至善遂各去其舊法一應夫婦惟官得而主之全不以神甫所定者爲主

碧蘇斯第九頓失國權之後身居發替搬宮中而意王之瑰賴瑙宮正與之相對閱者還視但見瑰賴瑙宮最高處意大利之國旗飄颺於風中教皇戟指怒詈目之曰賊旗其宮中又有可以窺見之一處心中亦甚不喜蓋卽英國之聖書舘也教皇本欲其民永聽其訓辭爲主宰耶穌教則以古經爲眞本今設書舘於其巍然之京師公然出售經典俾羅馬人分別其是非教皇其何以堪之哉而又一日不能離發替搬宮

有八年於茲及至臨終語其所親曰朕之居此如幽囹圄中也此八年中意大利予朕之銀絲毫未嘗收受日用所給全賴教民教民樂捐若千我即收受若干耳教皇又嘗語人曰我之孱弱不可支矣我觀歷世之人無一能爲我助者我萬事皆付於天因此始獲平安耳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裴啟師第九壽終於發替崗宮

原係天主教中人迨與禮背第十三爲教皇臘青之爲人也素有名譽且學問深純德行美備度量亦復寬宏故登位以後所理教中之事各國皆甚佩服視昔年各教皇之常不相友者迥不相同矣且不但與各國之君敦崇睦誼已也又能仿耶穌教之法准其奉教之民隨意誦習聖經采學耶穌教願與各教和好之意惜相和之法仍尙未得必能使耶穌天主希臘各教雖如弟兄之相待斯更善矣若猶

以邪正眞莠互分、則終不能合、不能合則必相歧訛、使異日者眞能相視莫逆、泰西之教案、有不氷銷瓦解者哉、

第一節 法國大亂之關繫

總綱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二十三

英國馬懇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歐洲安民

法蘭西之大患雖不能整頓於一時而昔年之大弊業無再發萌芽之理何謂昔年之大弊曰國家但恃權勢以治民而不許民之執理以爭也法皇拿破崙稱拿破脫之本心雖極欲以權勢治民惟歐洲諸國情首民爲邦本國事自應聽民爲政拿破崙不能強改故所定之新律使人知各國各等之人皆爲人類即皆無判重輕既斥諸小國之君位然後人之視君者不如前之奉若帝天矣拿破崙旋合日耳曼之數小國而爲一遲之日久日耳曼未合之小國亦欲求其相合又合意大利之數省俾之自主迨後意大利人又欲合全部爲一統而皆自主至意大

利之拿坡崙普魯士之西法蓮及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國皆守君主之法者、拿坡崙悉命改爲君民共主之法、教皇之權本屬大重、拿坡崙欲其多守理而少恃權、歐洲各國又有諸侯及諸世爵、傳子傳孫、多至不可紀極、拿坡崙以爲其祖宗有功於世、固足貴也、爲之子若孫者、必其本身亦有功於世、方可享襲爵之榮、不但此也、凡恃其祖宗之功德而得沾利益者、或緣其祖宗之下賤、而分宜貧苦者、拿坡崙曰、富家之子弟、豈宜終富、貧家之孫曾、豈合終貧、總之有功則貴、無功則賤、其祖宗之庇蔭、門第之卑寒、皆不作爲定局、似此至要之理、一經拿坡崙之宣布、即加田間之下種也者、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千也萬億、而具有同心、不過數年、歐洲各國之民、無不共論此理、及至拿坡崙既敗、歐羅巴全洲之人、皆有民主之心矣、（歐洲各国之君、惟拿坡崙實能先知民心、其從來巴海島逃回法国之時、知民心實已全變、故即）

望一節 奥都大會 列國

言民君欲成君民共主之國余願順民心而不悔也方拿坡崙之盛也各國之君王欲率其民以攻之乃凡事皆以俯順輿情為主盡去其昔日永不體貼民心之習民亦知我輩自有應享之權利在上者已不敢輕於違背矣

拿坡崙既敗歐洲各國之君王大會於奥都而尚未知民心之大變則殊可惜也當時各國之君王仍皆曰治國之權自我操之豈有小民敢於抗阻相傳徽郡王既恢復其所失之位即使其舊臣撿取亂前之典章一切照行而各國君王之大旨亦謂亂前已定之規模今皆宜率由舊章實誤矣夫諸侯王者皆以為拿坡崙之亂如人偶染異常之奇疾今則瘳矣拿坡崙先奪我等之權勢今別無所增益不過復其所固有而已然祇顧在上者之權勢而使之尊且重不知顧其民之甘苦亦毫不知大亂之際民已明於各國之大病故奥都大會中但能屏去細微

第三節 一千八百二十年以前各國實政

之不順於民者其餘舊法仍復蔑然樹立而不之疑舊法既復即分交各國之君王仍以權勢治其民惟英國先立君民共主之法民之爲主雖不見其多然其理則早已定矣法國則有布爾弃族漸王之論旨宣明將來治國之法其餘各國之君王各又任意以治其國民當大亂之時各國君王曾各許其民曰異日必加以體貼俾民隱得以上陳不料至此而均食其言嗣後歷五十年之久各國之民均不服其王之食言而肥一一起而求自主且迫其主以不得不允之勢迨至各國漸知重視其民民皆得以自主國勢遂由是而大興頓爲往古來今所莫及

諸侯王在奧京所訂之新章如桑室然基址未定徒飾外觀風雨漂搖一發即敗至其民之起而爭權者實始於南美洲一千八百二十年嘉慶二十五年南美洲之屬於日斯巴尼亞者不服日王之恃權藉勢即自立而

為國日斯巴尼亞故國之民亦覺君權過重而不認民之有權皆行不能安先是一千八百十二年嘉慶十九年當法國在日斯巴尼亞為政之時國中之舊制業已裁改而立為君民共主之國使比戶有縣官之權議院中之議員以二年為一任及布爾奔族之返日而復王位也不遵新制而復立舊制一國之權勢仍在一人掌握之中不料日民歎不服王不得不許其民仍遵一千八百十二年嘉慶十七年之新章以治國日民既得此論其遙遙相對之國之民亦起是遞東至意大利之拿坡蠎蝌擬其諸島之民亦隨之而起皆求其君仿日斯巴尼亞君民共主之法以治國各國之君王乃皆不得不許英吉利法蘭西日耳曼三國之民心素與歐洲南國之民心相若惟不至於作亂耳○從意大利而東至於希臘僕其民恨突厥國干[illegible]以權勢制民而不能以理服也遂決計自

法國第一千八百三十年次民不服君

立爲一國、不受突厥之鈐制、歐洲他國知其受苦太深、即有以助之者、突厥不得不讓、是時、他處之民猶未得新興之益也、法國布爾奔族之王見其同族之王於日斯巴尼亞者、爲衆民共分其權、不能獨斷獨行也、即派兵往助日王、以彈壓日民、不許立君民共主之法、奧皇見意大利民之爭權、亦派兵至意彈壓、以抑民權、於是歐洲南方諸国仍不識民之爲邦本、凡執理與君上相爭之各領袖、悉就誅夷、殊可悼歎、

希臘國民與突王爭權、不服突厥管轄、而後各國之民、又有不服其主之專恃權勢以治國者、一千八百三十年、道光十年遂有法國之亂、法國既亂、歐洲西方諸國、均隨之而大不相安、各國之人、但知議論國事、不知其他、瑞士歷代之治國者、不過居城市之數大族、鄉間人手無寸柄、至是國人悉起、大改章程、俾城鄉之人、悉有舉官之權、其爲政者、非昔日

之數大家而循國之衆民也、波蘭國亦緣此而亂、不料俄羅斯遂其殘忍、遂滅其國、英國之民亦不願數大家獨攬縣官之權、因推廣之於衆民、蓋國之民則起而不服教、是不幸與國之兵怨至、亂勢即平、日耳曼列邦按諸國事之舛錯、幾作亂矣、幸而免、是年以後、復可爲各國民人撥雲霧而見青天之日、回溯十五年前、歐洲小民已共知大病之所在、徒以各擅國權彼此發令以治民而無難、及至是年、尚不知一切舊法盡不能施之於民間也、歐洲列國之民見其君不知理、不得不背自立會、設法以救民窮、其外似屬太平無事、而不知各國之中實已加循理火、猶制除創發、國家爲不能恃以權勢相約束矣、見附記會黨節○與國分爲三族、一本日耳曼同類之人、一則與俄羅斯同類、名曰是拉非、一則與恒加利同族、恒加利是拉非兩族人欲別立爲一國、不服日耳曼同族之

人之權勢至於日耳曼人雖深畏國家之兵力不敢與在上爭但其不服之心亦復日積月深夫天之生人非使其專充掌權者之奴僕也且分爲數小國之不如合爲一大國理又甚明也意大利國徧地皆有私會以議論國事并互商救民之法官吏雖嚴行查禁而會中則黨羽已定但俟有機會之可乘頃刻即行起事英國世家之擅權勢者不願推廣與官之權但時會所迫不得不任民爲主奥國權勢最重亦不能安坐及叙利亞皆不服奥王獨有法蘭西一國舉其已裂城所舉之人爲全國之王享雖其權而第覩其外則似能彈壓其民相安於無事然而人心終不服也

第五節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民不服新政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 法國第三次大亂人即知法民與歐洲他國之民再不能專以權勢治之矣昔之民欲與國家爭理各國皆以兵

力壓之今則各國之兵與民一鼻孔出氣直如往日之俯遵君命君尙何所恃哉恒加利人旣不服奧斯馬加而欲别立爲一国奧兵皆顯助之君并强國之助必一分而不能合意大利民亦各私定其法務使徧國合而爲一薩爾尼亞已許其民立君民共主之法薩王并願再行推廣民權於是意大利通國之民一旦悉起逐出奧人不許再以權勢相挾制與國之求新者則佔踞其都城與皇之兵不能破普魯士國並日耳曼列邦之民皆思三十年前王已允立君民共主之法迄今日久猶未舉行皆欲逼令其君以踐前言法国已逐其皇而改爲民主之国英人懷及從前君權太重今雖有君民共主之法仍欲推而廣之是時各国之民雖已各得逞欲然尙未獲大成俄羅斯興師以助奧君以威權定恒加利人奧国又撥定意大利不顧其民情之所欲仍以權勢迫之

迫事於奧者被殺無算尤屬可憐普國及日耳曼列邦見民情似已稍安仍照舊專治以權勢法國又墮入一皇之手威權鼎盛惟英國既早已推廣民權百姓大致無反側之虞矣

歐洲之民既各重困於舊制而受制於國權然其心皆謂吾君吾相竟不知俯順輿情實屬忝居民上故平者其跡益不能平者其心不服國法之人徧地皆是欲求長治久安豈可得哉各國帝王見此情形恐日後必有大亂始有設法以安民之心皆因必實立君民共主之法奧國將來合日耳曼全境而爲一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奧國賜其民合普日國家發難之仇亦准其民爲君民共主之法以服之然後恆加利不必別立國薩諦尼亞君民共主之法漸漸推廣之於意大利全境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薩諦尼亞合意大利而爲一均有君民共主之法

歐洲之前民權之消長隨時異勢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日斯巴尼亞廢其國母，改立制度，從上下之六羣民之權。一千八百六十七八年，（同治六七年）英國又推廣民權，從此民因在上之不體民心以治國，作亂居他國之先，而受其益者，反在各國之後。法皇拿坡崙重奪民權二十年之久，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與普國交戰而敗，仍立民主之國，始得相安。（見前紀法敗節）

自此厥後，歐洲西半各國，不拔十數帝王之屬，隨意治民，而拔民心以治國。六十餘年前，各國帝王於百姓之身家性命，若為國家之所固有，隨意驅策，無人敢抗，又不以教化為重，故民既受教化，則不易範圍也。至於今則諸國非帝王之所治，而民之所自治，比戶各有縣官之權，既有此權，內外大小諸事，必將順民心以治理。從前歐民一百八十兆，皆知奴僕聽主人之約束而不敢違背者，今則悉由自主，但自主而無識

見何從措置識此之故國家廣設學校俾人人識字人人明理人人受
益（見附記學校節）及考歐洲東半各國仍未有安民之法即如俄羅斯者半在
歐而半在亞依然治民以權勢他國之益民皆不能得也究厥更仍將
其權勢苛待小民殊難言喻〇人之生也先幼弱而長大而衰老各國
則有興必有衰惟地球則有長而無老有興而無衰查地球之道德學
問與民間之益可以知其故究昔年各法傳於後人後之人得何新法
以補之又傳再後之人細觀各種章程有時各以為大有時各以為小
有時各以為止境有時各以為新機有時如積年之痼疾似不能治有
時忽大變大通頓成一新世界然其實皆有大道以包乎萬國而各有
主理以運乎一心及至事成天意與甄善人天喜惡人大懼
此百年中所改諸章程為自古以來未有之神速盡昔日因循積弱之

蠻悍阻民人、不許別出新法、迨救世教既立於世以來、救人之大事、未有此百年來之多也、天意欲人遞勝於前、以漸幾於上天全備之德、惜有在上之權勢、以阻之、民既有權、則可以博考萬物、而得萬物之理、此百年中、地球諸大国、已去其權勢之大弊、民即大安大盛、自今以後之世人、應知欲禁人出新法、以益人者、斷無可以禁之之勢矣、夫世間之弊甚多、不能盡除、時日既常有變通、法令亦必隨之而變通、始為無負乎時日、故地球極大之弊、在於識見不到之人、但知有已、而恃其權勢以壓人、阻百姓之長進、而貌似太平也、及脫離帝王權勢羈絆之苦、將來之民、順天而動、無有不受益至無窮盡者、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二十四

英國馬懇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附記

歐羅巴州祇以權勢治民之國其民無可如何迫求在上之改弦不許則必有私自結黨以立會而抗國者普魯士本專以君權治國者也繼乃逼於君權更重之拿破崙制其死命普宰相賜德鷹伯爵乃爰之以計籠絡編國之人使抗拿破崙一千八百七年嘉慶十二年特設一會名之曰良民會未幾而徧國之紳士人等皆入其會會中所訂諸章程如允許其民日後可自立報館任意議論各事國家之議員亦出民間公舉之類為最善而良民會之權亦因之而增甚至其權力之從何而起則絲不輕洩於外也普國既立良民會一千八百十三年

慶十八年日耳曼列邦人因同具是心之故猝然合而爲一以逐拿坡崙

惜普王得志之後數年食言而肥仍不予民以與君共主之權○意

大利一會黨名曰家婆那哩立於一千八百十四年嘉慶十九年亦大有

益於意查此會之緣起蓋見意廷治國之法不求美善乃自創一新

律書顯背意大利各邦之律會中人有犯此章者即自以新律懲之

但家婆那哩會之律意非專爲整頓刑法而設其所言者大半皆治

國之新法意之全部皆有從之者其信從尤衆之國凡年甫成丁之

男子盡入會中惜此會尚未徧行會中各領袖躁不能忍先已反叛

於是受誅而死者無數各領袖或遭斬首或禁深牢又閱多年意廷

始知專恃權勢實不能治今日之民若能以體貼民心爲主上下始

志相安○再閱數年意國名流輩起其聲施爛然才全德備者名曰

麥拶林以家婆耶哩會之不行也別設一會名曰新意大利會明言欲在意大利國改立民主而創爲二法一法曰教民一法曰造反明於時事之人皆服其教民之法至論反一事恐非善策然此會自始至終更大有造於意若無此會恐意國之合而爲一不能如是之速也○日耳曼奧斯馬加俄羅斯波蘭希臘法蘭西西班牙諸國人皆苦治國專持權勢之舊法亦不得不潛自立會以整頓各事國家尤以立君民共主之國會黨即自然解散毫無動靜查歐洲各國民間既有衆官以治國之權即永無設會以害國之事今各處大會黨不在歐西而在歐東如俄羅斯一國仍以權勢治其民故即有尼希利會黨十餘年來不但惡人入其會明人亦染此不滅會中之意則謂民間受苦過深故不但俄皇在所必去即凡兵士教會產業家等之

而西　歐洲政

素所有之者全欲去其舊而謀其新俟其剷除淨盡民間重聯相愛相助之徵國之大興必遠勝於疇日云云此會中太過之語也其餘則大半無異心故能去其專恃權勢之舊習而學歐西之体貼民情自可上下胥安矣

凡欲知歐洲治國之新法者試閱後列之清單即知其要領矣、

法蘭西國、

上議院員出上議院自舉者四分之一由徧國二十一歲以上人公舉之議員轉舉者四分之三

下議院員由徧國二十一歲以上之人公舉之、

比利時國、

上議院員由每年納賦合華銀六兩　上之衆民公舉、

下議院員同上議院

亞斯馬加國

上議院員有君所命者有世襲者

下議院員凡民間年二十四歲以上凡有田產者皆可公舉

恆加利

上議院員大半世襲

下議院員年二十歲以上之民每年納賦合華銀三兩一錢者皆可公舉

普魯士國

上議院員大半世襲亦有君所命者

下議院員年二十五歲以上之民按納糧之額數以分舉官之員數

日耳曼聯邦、

上議院員各小邦政府所舉、

下議院員比戶可舉

丹墨國、

上議院員有爲王所命者、其大半、則由民託下議院員所舉、

下議院員年三十歲以上之民所舉

英吉利國、

上議院員有君命者、有世襲者

下議院員凡民已納賦賑貧者比戶可舉

意大利國（中國官書稱之曰義國）

上議院員、君命之

下議院員、凡民年二十一歲以上、每年納賦合華銀四兩者、皆得舉

希臘國、

僅有一議院、其議員皆成丁以上之民所舉、

葡萄牙國、

上議院員、有君命之者、有民託下議院員公舉者、

下議院員、凡民一年中大欵在華銀八十八兩以上者、皆可舉、

和蘭國、

上議院員、各省會所舉、

下議院員、凡二十三歲以上、每年納賦華銀六兩以上之民、皆得舉

俄羅斯國、

無議院、大權皆操諸皇帝、

日斯巴尼亞國、即西班牙

上議院員君與各大會館所舉

下議院員舉官會所舉、

瑞士國

上議院員各省會所舉、

下議院員凡男子年二十一歲以上者所舉

瑙威國、

僅有一議院、其議員分作兩班、凡民二十五歲以上、若田產値華銀一百三十二兩者、皆可舉、

瑞典國、

上議院員各大會館所舉、

下議院員凡民年二十一歲以上有田產值華銀二百二十四兩者皆可舉

塞爾維亞國本由突厥剖土洱基分出者

上議院員王命之

下議院員凡年二十一歲以上之納賦人所舉

羅美尼亞國同上

上議院員有田產若干者即可舉

下議院員凡民成丁能識字者即可舉

其節所謂華銀數目元書中皆合鎊價計算譯書時按英金一鎊作華銀四兩以期醒目又所稱之年歲皆須核其生辰扣足一年方爲一歲

歐洲各國學校之規今亦隨其大畧如左

奥斯馬加國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嘉慶二十九年）定章、凡民間年六歲至十二歲之童子、不入塾讀書者、有罰、日耳曼同族人所居之地、亦如之、其餘不讀書之童子、科罰較寬、大小各學之經費、有由國庫撥給者、有由地方官派捐於民者、

丹墨國

凡民間年七歲至十四歲之童子、必使入塾讀書、違則有罰、貧生則不取其束脩、

比利時國、

不讀書不罰、故自幼至老諸人、不識字者、居五分之一

法蘭西國、

由公家每年籌撥華銀二千萬兩、以爲學校之經費、其學校之權、皆

操諸公家凡民間年六歲以上之童子每百人中不識字者三十人、

日耳曼全部、

大半有不讀書、必科罰之例其經費由地方官派捐於民其學校由各地分掌之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募兵之時人人皆能識字、

英吉利國

童子不讀書者必罰英倫威利士兩省學校經費年合華銀一千五百餘萬兩、

希臘國、

按律不讀書者有罰實則不罰其成丁男子之能識字者僅有三分之一至識字之女子則僅有十四分之一

意大利國、

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民間之能識字者僅有五分之一、過此以往、識字之人日多、公家每年以英銀四百萬兩充各學經費、此外又有充公之廟宇、取其入款、改充學費、

和蘭國、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新章、童子不讀書者必罰、若按其丁口之數、每七八人中必有一人在塾讀書、惟鄉間男子四分之一、女子三分之一、均不識字、

葡萄牙國、

按律童子不讀書者有罰、實則不罰、按人口而分之、每三十六人中必有一人在塾讀書、

日斯巴尼亞國、

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民之不識字者四分之三、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每十六人中必有一人在讀書。

瑞士國、

不讀書者有罰其奉耶穌教之地在塾讀書者每五人而得一奉天主教之地則僅九人而得一兩教同居之地每七人而得一

俄羅斯國、

公家每年撥給學費合華銀一千二百萬兩惟入初學者祇分得銀一百四十萬兩耳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募兵之時每一百人中祇有識字者十一人今則漸多讀書者矣芬蘭一省人尤勤於學竟無一人不識字、

此節所稱銀數年歲與上章同例

海上墨書學劍生蔡平氏手鈔

起於癸巳夏
訖於甲午秋